

• 王雲五主編 •

特

號

歐美短篇小說選譯

奧 亨 利 等 著
黃 錦 堂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奧亨利等著

黃錦堂擇

歐美短篇小說選擇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簡介

黃錦堂

卅四歲

台灣省雲林縣人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

曾任特派記者、中學教員等職。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譯者的話

這本選集能夠出版，譯者首先應感謝臺灣商務印書館，因為一個在文壇上無籍籍之名的年青人，要出版一本書，真是比登天還難，可是一向沒有門戶之見的臺灣商務印書館，却不計較一切，慨允付梓，令人感動。

本集所選刊的四十多篇短篇小說，都是歐美一些較有名氣的小說家（如O. Henry等）的作品，雖不能說篇篇擲地鏗鏘有聲，但每篇均具有啓發性、趣味性，其內容發人深思及富有人情味之處，實不亞於一部長篇小說。

譯者近年來曾以本名或筆名，在國內及香港的報章雜誌發表翻譯短篇小說約二百餘篇，本集所選刊的是其中一部份。譯者在選譯之際，儘量保持原作風格及精華，但却摒棄不合國情的「艱澀難懂」字句，使篇篇輕鬆生動，讀後令人回味無窮。至於譯筆如有欠流暢之處，還要請讀者諸君包涵與指教。

此外，本集得以順利整理出版，承蒙陳川助、黃信男、東東、李永燕諸位的鼓勵與協助甚多，在此一併誌謝。

黃 錦 堂

五十九年八月於屏東

目錄

譯者的話	一
好鄰居	一
一個打錯的電話	二一
夢遊症患者	一七
轉變	二七
約會	三二
留辮子的姑娘	三六
小偷	四四
同情心	四九
二十載時光	五一
公證人	五五
生路	六二
歉疚	六六

御夫術·····	六九
給母親的一封信·····	七三
生命的轉捩點·····	七六
兩個生命·····	八一
慢一步·····	八七
眼睛·····	九二
警察與讚美詩·····	一〇一
萬水千山·····	一〇九
牆缺·····	一一七
烏鴉孩子·····	一二四
沒有秘密的史芬格斯·····	一三三
艾廸卡芙·····	一四一
最好的指教·····	一四九
加羅伯伯的叮嚀·····	一五三
古董·····	一五七
午餐·····	一六五

祖母和英國人·····	一七二
謊言·····	一七六
無形的創傷·····	一八〇
進退維谷·····	一九〇
黃昏·····	一九七
一天的等候·····	二〇二
事實與後果·····	二〇七
丈夫的巨著·····	二一三
妖魔——瑪夏·····	二二一
兩面人·····	二二八
客途伴侶·····	二三二
比露爾小姐·····	二三六
父親與我·····	二四二
我不能了解她·····	二四七
父親·····	二五二

好鄰居

William Holde 著

他們原是鄰居：佐摩朗，一名警長；哈利·漢米頓，一個偉大的小人物。他們都住在一個小城市中，平日過從甚密，私交頗篤。可是，目前在他們中間有一道鴻溝……

哈利坐在客廳中，眼看巨大樹木的影子慄慄地在契斯納街上伸長。他曾見過不幸的日子，但這一日卻遠超其他之上，而現在還沒有結束。到底會怎樣結束，他不敢確定，但他認為他是知道的。他坐在那裏已有一個多鐘頭，盡力要作一決定。

在屋外的草地上，哈利的兩個孩子——小羅勃和妹妹露茜，正在和佐摩朗兩個月前送給他們的小狗嬉戲。哈利也記得，他曾在上週借了佐摩朗的割草機，而且忘記還他。

不錯，哈利已把割草機收回家中，而且在一段相當時間內不需要動用它。他認識佐摩朗很清楚，一個人不會建立起像佐摩朗一般的人格，卻在一夜之間把人格拋在九霄雲外。或許也有人可能一時之間不照其人格做事——但佐摩朗決不如此的。

哈利輕輕地抓著後腦皮，昨夜整整思索了一夜。他是一羣經理，最後一人離開公司，袋中裝有一個信封，裏面是一下午的收入，準備放在銀行的夜間保險箱中。他在停車場附近關上後門時，突然被人由後面猛擊，他回頭一看，正來得及看到那人的面貌，然後那鐵棒又擊下來，他便不

省人事了。

哈利心想：不幸的是佐摩朗恰巧是負責這宗案件的警長。他告訴佐摩朗：他曾見過那匪徒，於是兩人到總部查看有案底的人名冊。他們注意看犯人的照片，看了半點鐘之後，便碰到他本人的像片。在這一剎那，他與佐摩朗同樣吃驚。照片上的他年青一些，而且生有鬍子，但一定是他，不會錯的。

哈利知道佐摩朗會認出那張像片，他突然伸直厚重的肩頭，有人迅速抽了一口氣，他不清楚究竟是他或佐摩朗發出的聲響。佐摩朗只在那頁逗留一會兒，然後翻過檔案去，繼續看其他的照片，其他無意義的名字。佐摩朗沒有看他，而且一言不發，但哈利已知道了。

哈利也知道佐摩朗的嚴謹思想是如何工作的。他非至確知所作何事之前，決不採取行動；但一到這時候，他一定不會放手，任何事物也不能阻止他。哈利澈底瞭解佐摩朗對法律的尊敬，和他對執行法律的認真。

這件事離現在有多久了？六七年吧，是過去的一大部份時間，這過去的事實永遠也不放人的。他的太太進到房中大聲說：『哈利，你一個人在這裏做什麼？來，到廚房幫我預備晚餐。你的頭覺得怎樣？』

『請坐，』他說：『凱蒂，我有件壞消息要告訴你。』

她是個嬌小而瘦削的女人，現在她坐在沙發上，用圍裙揩乾兩手。他說：『很好，哈利，有

什麼事？」

他要怎樣才能溫和地說出來呢？他決定一試。『我今天晚上就要被捕。』

她想勉強微笑，但笑不出。『你開玩笑吧，哈利，是停車違法的傳單嗎？』

他說：『凱蒂，不是這樣！』於是他看到那舊時的恐怖又在他的眼中出現——這種恐怖，以前一度曾在這雙眼睛中非常明顯，後來逐漸消退，終至消失了。

過了一段長久的時間，她才說道：『這事是如此的遙遠！』

他點了點頭，思想飛回另一州的一座城市，他們曾在那裏受盡不幸的打擊。他工作的公司關門大吉。凱蒂又生病。尼德剛好一歲，也病倒了。於是他用盡所有的積蓄，化光失業保險費，向人壽保險公司借錢，向他差不多一樣破產的朋友借了可能借到的錢。可是，各項賬單永遠使他無法應付。

就在一個夜裏。他破門進入城邊的一座汽油站。這是簡單得可笑的事：一道破壞的窗口，一個邀請人去打開的箱，還有五百五十元現款。事後便是簡單地從他們的小房間中逃亡，把他們的私人物件盡量塞在陳舊的汽車中。因為他們的家庭小而無驚人之處，沒理由懷疑他們，於是他們高飛遠走了。

他記得那一夜在路上，他把離開的原因告訴她，說他做了什麼？為什麼一家人要更換名字？她在飛跑的車中坐着，十分鐘內默不作聲，然後她有氣無力地說：『好，哈利！』從此之後未曾

再提到此事，但她眼中卻有深沉的恐懼。

凱蒂的手仍舊裹在圍裙中，驚訝地說：『隔了這麼久，他們是怎樣找到的？』

他告訴她前夜的經過情形：『我和佐摩朗看到那張照片，都同樣吃驚。我想不出他們怎樣得到它，或者怎樣把我和那件事連在一塊。但他們確實做到了。』

他太太向後疲倦地一靠。『我們在這裏很好呀，哈利！』

他點頭。是的，很好。他們的錢並不多，或許永不會有很多錢，但他的錢，卻夠用了。他一向忠於工作，得到一項不錯的職位。他知道自己希望保留這職位多久，便可以保留多久。這一切直到前夜都是千真萬確的。孩子們喜歡爾禧城，這裏有扶輪社，他自己又是公共銀庫的主席，還有教堂和台球俱樂部……但繼續數下去有什麼用？

他的太太說：『佐摩朗不可能那樣對付你的？你一直和他去旅行釣魚。他又是露茜洗禮時的教父。你每星期和他打一次牌。我的天，他們在這裏吃過飯，而我們也在他在家裏吃過飯！』

『你知道佐摩朗的爲人怎樣？這也是我們這樣喜歡他的原因之一。他是絕頂正直的人。』

『我實在不能相信。』他太太說。

哈利坐在那裏沉思一會。可能佐摩朗不會下手，可能這些年來密切的友誼會使事情改觀。可能……但他不以爲如此。他站起身來。『我有點事情要做，五分鐘後便回來，必定想出一個辦法。』

但是，他在這時怎麼能理清像這樣的一個亂麻呢？

x

x

x

同一時候，佐摩朗坐在屋前走廊上，眼看契斯納街罩上黑影。以前曾經有過不快活的日子，但未有如這天難過。他坐在那裏很久很久，想要作一決定。他確知最後應該做何事，但他寧願砍去一隻手。當然，有一項解決的辦法。他可以暫時不下手，但那樣做將使未來的行動罩上陰影，並一筆勾銷了過去。

他向鄰居哈利的家一瞥，羅勃與露茜正和小狗嬉戲。他記得他在兩月前送狗給他們時，他們高興的大呼。他也記得，哈利上週曾借去他的割草機，現在他本人的草地也需要割草了，他必須討回來，這是很妙的藉口。不過，你把一個人鎖起來，然後要回割草機，多麼滑稽！

昨夜當他們碰到那照片時，他曾大吃一驚。他努力隱藏他的驚奇，以爲他並未露出形跡。或許那是一種錯誤吧，他當時如此想。他在後來又親自去翻照片和看說明。哈利並未發一言，佐摩朗不敢確定他的態度是否有點不正常，所以，他曾把像片與哈利對照。不錯，照片上的面貌年青一些，而且有鬍子，可是在左頰骨上也有同樣的小疤痕。他看了說明：哈利·洪米斯頓——他已把名字化爲漢米頓，而且剃去鬍子，如此而已。但他早已該多次看過這張照片，卻並未觸響警鈴，如果沒有哈利的臉在他的臉旁，他永不會認出這張褪了色而且有點模糊的照片，竟會是他的鄰

居的照片。

哈利是因七年前搶劫汽油站而遭懸賞捉拿的。搶劫事件雖無目擊證人，但卻有指紋留下。他們曾循例在武裝軍人的名冊中檢查。哈利確實曾當過兵，他們還有他的照片，於是提出控狀，但未能找到洪米斯頓此人。

現在，他已找到了，這人就是隔鄰居住，而且是你所能碰得到的一個好人。他擅長釣魚，玩得一手好牌，他的孩子和你的孩子在一塊長大。他曾在緊急時期借錢給他們，也吃過他們的飯。而你這時卻要把他鎖了起來！

他太太到走廊上來，妮莉長得又高又黑又瘦，當她向他微笑時，他會覺得年青了十五歲。她說：『替我們泡點咖啡，佐摩朗，孩子們把我累倒了，一天到晚跑進跑出。』

他泡好了咖啡，端到走廊上。街上現在已經差不多完全罩上暗影，一小時後就要天黑。他遞給妮莉一杯咖啡，沉重地坐下去。『我真傷腦筋，妮莉！』

『是賬單嗎？』她說。他們常常為賬單傷腦筋的。

他搖搖頭，說：『我應該拘捕哈利·漢米頓！』

她張大眼睛看他。『你……你大概精神失常了。』

他慄慄把故事講給她聽，講完後燃上一根香烟，喝了一大口咖啡。他太太靜靜坐着注視他。稍停一會，她放低了聲音：『比如說你把此事完全置之不問，其他人不會有機會看到這張照片，

是嗎？」

『機會不太多。我認出它來，純是因為他就站在我的身旁。我直接由他的臉看到那張照片上去的。』

她靜靜地道：『忘了它吧，佐摩朗！』

『妮莉，我巴不得如此，我巴不得如此。』

『他們和我們一塊兒吃飯，』她說，聲音逐漸顫動。『他們的孩子。凱蒂最近做了一件衣服送我作生日禮物。威利出生後她曾照顧我幾個星期。』

『如果我忘掉此事，還有其他的事。』佐摩朗慄慄地說：『你明白我的感覺，妮莉。我從未拿過別人的一根香烟，我不能製造法律或環境。可能這是他拿走不屬於他的一塊錢的第一次——僅有的一次，但我怎樣會知道？』

『他是一個好人，你可以斷定。忘了它吧，佐摩朗！』

他起身在走廊上跨大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樣辦？』但他心裏知道他要做什麼，應該做什麼。

他太太站在一旁，她突然兩臂圍住他的肩頭。『你照你的方法去做吧，不管怎樣，我會了解的。』她低泣着轉回屋去。

佐摩朗抓著頭皮，穿過他的草地。而哈利在分開他們兩家產業的矮籬旁碰見他。哈利對他揮

着手，說：『喂，佐摩朗。』

『晚安，哈利。』佐摩朗答。

『你要割草機嗎？我早應該在兩天前還你的。』

『不錯，我的草已長了。』佐摩朗燃着香烟，他的心中已打定主意。你不能在十五年間獻身一個目標，一種生活方式，而突然來個大轉變。老天知道他以前也曾受過試探，但從未有如今天這一次，以前只是金錢的誘惑，不難抵抗。這一次卻不同，但他決不能改變。

他突然把香烟丟到街上。『哈利，我不是來要割草機。我……』

哈利凝神注視着他，說：『噢，我知道你要說的話，不必煩惱。』

『我希望我不會，可是……』

『我已經喊他們來了，離現在還不到一刻鐘。』

佐摩朗跳了起來，『你喊誰來？』

『你的手下，』哈利說，面露微笑。『我告訴了他們人名、事件、時間和地點。我想我已替你減少了一點麻煩。』

佐摩朗好一會不發一言。『你怎知我認出那張照片？』

哈利向街上一望。『我不敢確定，但我不能冒險。如果你要把我鎖上手銬，那太可怕了。』他又勉強露齒而笑。